

方望溪先生全集

五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一

墓誌銘

尹元孚墓誌銘

蠡吾李塏剛主嘗言北方少俊不肖自混於俗者博野有尹元孚余心識之而無因緣會合乾隆二年春元孚自淮南入覲再過吾廬終未得面以

聖天子大孝實行三年之喪余時領

武英殿修書事請於二親王就直廬持服時未再期余不出元孚無公事不得入也五年春自河南入爲副都御史始得相見方是時元孚通籍已十餘年顯功名於襄漢兩淮開府河南海內賢士大夫計數大府中人物

指再三屈則必及焉而元孚深愧不能有所樹立以負
天子特達之知蓋少孤貧太夫人口授論語卽知孔子
之言不可違悖旣長篤信程朱之書謂治法不本於三
代皆苟道故自服官日取漢唐以來代不數見之人以
自律故自視若粥粥無能者一旦入長御史爲耳目之
司竊忝得自展布而太夫人老疾不能就養京師未數
月卽以終養告歸居五年太夫人考終服未闋
天子豫虛少司空職以待之及赴

闕未踰旬

特命視學江南十二年秋泄金陵八月望前六日諸生
旣入棘闈質明操几席杖屨徒步造清涼山下潭亭余

尙未起童奴白有客徑入不知其爲大人也及相見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眾駭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喪服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豈有旣乎時余治儀禮因以相屬欲共成一書作而曰生未暇及此也往者巡撫河南會凶饑未遑教治居臺四涉月而聞母病今使事畢歸厠九卿陪奉廷議非忘身忘家不足以答主知若不能自樹立徒附先生經學以垂名抑微矣必衰老或以不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業越日又獨身前來從者一人余畏邦人疑詫乃掃墓繁昌入九華山以避之而私心竊竒吾

君求賢若渴又得一支柱名教之人也未幾有
旨復掌江南學政逾歲七月按試至松江遘瘧疾卒
於官前是月特晉少宰人皆曰

上之信用益切矣嗚呼惜哉元孚始以吏部郎中出守
襄陽漢水暴上壤護城石堤修建萬山至長門近十里
分植巡功民忘其勞已調揚州適荊州都統西征取道
漢江飭造浮橋吏民惶急乃竭誠修禮卒改令以船濟
凡利害切民未有聞而不諮知而不行者所屬皆羣聚
而禱祠焉其治揚州亦然就遷鹽運使尋擢巡鹽御史
晉中丞積弊一清導商民以節儉而身先之及開府河
南開歸諸郡大水上章自劾列賑恤之宜

天子一切報可約法十六條兼用北宋富公弼趙公抃
救災事宜而令離鄉求食者有司隨在廩給開以作業
俟改歲東作資送還鄉則古法所未備也以是災民無
一出河南境內者元孚性淳曰坦易遇事必行其心之
所安少時授經邠州語生徒假館於張氏以奉母凡七
年不忍一日離也其居官每夕必以所措施詳告太夫
人意或未愜則跪而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起官中祿賜
出入壹稟於母非請命妻子不得取尺布錙金日用之
外多布之治所爲揚州兩營河南撫標置舉本各二千
金曰凡卒伍必使衣食得自適乃可以法繩完城濬河
建橋梁設津渡修學校立書院創蜡祠表前賢舊蹟賜

高年布帛寒者衣之疾者藥之故民皆感興政教信從
其在鄉則族人皆授以田使自耕以食而執其契立義
倉義學拯危濟困不可勝紀用此仁聲義聞播流海內
顧公用方久任督府再舉以自代高公東軒以宗程朱
志相得總督畿輔嘗以公事過博野登堂拜母孝德上
聞乾隆八年冬十有一月

天子特賜太夫人

御製詩及楹聯天下傳爲美談最其生平以與眾人絜
度則行旣成名旣立功業亦有所表見矣而每爲余言
其胸中所蘊蓄尙未見其端倪此余所以心孤氣結涉
月踰時而不能自克也其入覲初

命巡撫廣東

陛見陳母老不能遠行故有河南之命禦灾捍患日不暇給尙於其隙布周官溝樹之法編甲戶以詰盜命州縣皆分四鄉立社學簡有德行者爲社長朔月月半書其孝弟敬敏任恤者與其放逸奇衰爲患於鄉里者有司巡問觀察因事而勸懲之行之數月罷民竦惕禮俗烝變而尋內

召始入臺卽奏人主一言天下屬耳目焉今方甄別年老不勝任之員而知饒州府事張鍾又以年老命改部司旬日間前後頓殊恐羣下無所法守

上嘉納之其在河南嘗奏睢州湯文正公宜從祀孔廟

視學三吳首謁東林道南祠舉舊典答諸生再拜凡試
舉士旅見皆然頒小學以明程朱本意聞隱士是鏡廬
墓三年親訪於舜山薦舉以礪士行既邁疾自知不起
草遺疏言任賢納諫始終一意以立誠爲本旬日中無
一語及家事卒之日晨興盥漱扶杖至東齋郡守入見
子嘉銓侍尚爲辨人心道心汗出霑衣請解衣少偃息
不可扶踴入寢移時危坐而逝時年五十有八所述君
鑑臣鑑士鑑女鑑增定洛學編北學編已鋟版居憂讀
禮作從宜錄侍養五年讀三禮筆記及與師友論學語
藏於家嘉銓承父學欲繼其志事水漿不入於口者三
日朝夕米飲不過一溢淮南致五千金曰大人生不取

一錢今以此賻堅拒之曰受一錢何以對大人之靈聞者莫不感動以爲君子有子元孚名會一雍正癸卯進士先世山西洪洞人遷保定至曾祖諱先知始爲儒祖諱澤皆邑庠生父諱公弼早世並

贈河南巡撫母李氏庠生諱宗白女

旌節孝累

封太夫人祖妣某氏曾祖妣某氏

贈夫人妻蘇氏處士昂女以馳

贈未受巡撫時

封而前巡鹽用御史中丞所加級

封一品夫人子二人長嘉銓雍正乙卯科舉人次永銓

早殤次啟銓承蔭女二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
銘曰

以人視子所受於天實厚且全而子自視則終其身而
缺然子志方盛道若可達而不假以年有子象賢尚無
恨於幽埏

沈孝子墓誌銘

沈編修淑請假歸踰年以書來曰先大父誌銘先生前
則諾矣卜十月上旬兆從敢請又曰淑逮事尚幼事迹
不敢妄述所據旌孝錄及鄉里之公言也按孝子之行
尤著者鼎革時負母而行於野遇盜奪其糲母固不與
盜怒將殺之泣而求代並舍之鄰失火延毋寢毋疾方

劇不可以變孝子號痛呼天風反火息母八十餘疾危
篤醫者皆曰法不可治割股以進弗瘳夢神緋衣告曰
疾非五藥所治醫凌某在雙林速致之凌至以針達之
脫然愈余嘗怪書傳所記以孝感鬼神而得異徵者大
抵皆獨行之士而聖賢則無之蓋聖賢之學至於知命
而不惑雖事父母亦盡其心與力之當然而止耳獨行
之士悲憂感發若焦若熬常欲殉以身命故精氣之積
而鬼神爲之通理或然也余生平非所識不見於文惟
節與孝則無分於聞見然人之情務崇其親而不度於
義則事有傳會增加而非其實者矣故必得其所徵始
傳信焉古之能以學行自振者其先世必有潛德隱行

淑年少氣銳乃能不篤於聲利而以養母治經爲事其志固與眾人異矣淑之終有立也吾於孝子之行信之孝子之行之非虛構也吾卽於淑徵之孝子諱育年九十有四卒於康熙四十九年先世居浙之苕溪十世祖秀明初以平吳功授侍駕親軍都指揮使特進榮祿大夫子永卿承嗣五傳至拔嘉靖中爲江南常熟縣福山營遊擊卒於官遂家焉子繁繁生坊坊生文瀧配周氏子二人孝子其長也娶吳氏子六人錫裕庠生錫祚康熙己酉舉人錫祉錫某並太學生錫祐歲貢生錫禧早卒女二人俱適士族淑錫某出也以雍正五年葬於先兆慶安阡側銘曰

歷艱危終坦夷毋及身皆耄期名廣揚後蕃昌所受於
天茲乃得其正而常

廣文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鶴齡字鳴九直隸安州人父諱泚從容城
孫徵君講學河漳義俠著州部君旣冠亦好陽明氏及
其鄉鹿忠節公論學之書而踐行之父歿故舊巧奪其
產弗與爭高陽李相國嘗延至京師一日念母謝歸設
教於家塾從者數十人每秋冬生徒夜誦燈火相聯聲
滿里巷毋歿以鄉舉次選正定縣教諭設條約教諸生
孝弟力田治經史暇則習射屬府三十二城之士多聞
風而至君精制舉業其爲教雖以力行爲宗而常因文

術以誘進之凡經君指畫輒籍于庠序升京兆禮部者
相踵故士爭湊焉其在正定嘗奉檄視蕭家營水災在
事者陰授意以未成災報不爲奪太守命督隆平甯晉
諸邑民捕蝗歸報曰民不畏蝗捕蝗令屢下官屢至則
苗盡矣一時士民咸載其言余聞古之學術道者將以
得身也陽明氏爲世詬病久矣然北方之學者如忠節
徵君皆以陽明氏爲宗其立身旣各有本末而一時從
之遊者多重質行立名義當官則守節不阿如君又私
淑焉而有立者也用此觀之學者苟能以陽明氏之說
治其身雖程朱復起必引而進之以爲吾徒若嚙嚙焉
按飾程朱之言而不反諸身程朱其與之乎然則尙君

之行者蓋不必以其學爲疑也忠節之後人多與余往還故余習知君之爲人君歿踰年次子惠華奉冢子惠榮命來請銘固辭不獲乃述而志焉君康熙甲子舉人官止順天府武學教授以雍正四年六月卒於京邸年六十有五母某氏世儒家妻鹿氏忠節公其曾大父也子三惠榮康熙壬辰進士黔西州知州惠華雍正甲辰一甲進士翰林院修撰季惠正雍正甲辰舉人女三皆適士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程贈君墓誌銘

君諱增字維高徽州府歙縣人也程氏自晉梁爲歙名

族譜牒具存衣冠甚盛至明中葉河南道御史材以名
節顯而御史之子孫爲清門御史當武宗時劾劉瑾不
法奏畱中巡按浙江卒於官瑾誣以九庫贓追論合家
徙海南瑾敗始歸鄉里子二人曰默曰然先後以禮經
舉乙科君爲默五世孫君父自歛遷淮之漣邑歸展墓
遭疾厲君方與二弟從師受書聞之冒惡風渡江舟幾
覆相去千五百里六日夜而至而父已歿未逾月母唐
孺人疾作遄歸不及含斂自是遂絕意進取漣地窪下
母柩在堂水驟漲倉卒號呼與僕一人升柩于木案旣
而下之非多人莫能勝旣營兆域合葬於休甯之蓀田
山乃移家山陽使二弟學儒而身懋遷家遂饒父族四